

欢乐今宵系列

辛紫眉

# 陌生新娘

欢乐今宵系列

陌 生 新 郎

辛紫眉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欢乐今宵系列

陌 生 新 郎

辛紫眉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32 开本 6 印张 120 千字

印刷:呼和浩特新华印刷厂

1998 年 4 月第一次制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---

ISBN7—204—03362—0/I·601

定价:9.80 元



# 1

“你是谁？”

凯文眨了眨惺忪的绿色眼眸，一时之间还感到无所适从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他以为自己在作梦，但对方的口气似乎严厉了点，他微眯起眼，将头转向声音的来源。

天使！

他的眼底闪过一丝光亮，这真的是上帝所创造出最完美的作品，他无声的吹了个口哨。

蜜色的长发显得有些零乱的散在娇小的脸庞四周，金黄色的眼眸显得精神奕奕，五官完美的镶在这张绝美的脸上。他的目光微微下垂，不由显是遗憾的看着包在她身上的被单。

不过纵使他的眼睛没有透视的能力，但他依然可以肯定她有一副好身材，毕竟上帝给了她那么美的脸庞，绝对也会仁慈的给她一副好身材的。

“把你色迷迷的眼光移开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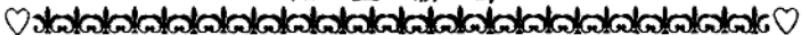
天使不应该用这么凶的口气说话，凯文感到难以接受的皱起眉头，她应该是轻声细语的对他开口才对。

“天使……”

“我不是天使！”季丝琪毫不犹疑的打断他的话，手微微用了点力，“说！你到底是谁？”

这时，他才感到脖子传来丝丝的痛处。他的目光微微的垂下，一看，眼肿的慵懒立刻消失。

一把匕首毫不留情的架在他的脖子上，而现在，因



为她的力道，他的颈项已经露出了一道血痕。

“我想这之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……”

“我不管有什么误会，”丝琪厌恶的目光看着他，仿佛他是一只有毒的臭虫似的“我只要知道——你是谁??

谁来跟他解释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，再环顾着四周一下，确定自己没有进错房间，而这是他的家、他的房间、他的床，但却有一个陌生的女人拿了把匕首架在他的脖子上问他——他是谁？

原本以为她是个美丽的天使，现在看来，她倒是比较像来自地狱的撒旦。

“说，”丝琪不耐于他的沉默，“你到底是谁？再不说，小心我杀了人，你不要以为我不敢，我说到做到，我不在乎你的血溅满一地。”

她的用字遣词令他咋舌，他可不太相信这个柔弱的女人真有胆子杀了他，不过她眼中所泛出的杀机却是不容置疑的。

“我是辛凯文，”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，虽然不知道活着为了什么，但他还是很喜欢活着的感觉，所以他很



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。“现在你总可以把这匕首拿开，顺便告诉我，你是谁了吧！”

“你是辛凯文？”她有些怀疑的看着他问。

“如假包换！”他露出一个自认迷人的笑容，虽然他称不上什么世界大帅哥，但好歹长得还不错。

“辛凯文！”她眯起眼睛打量了他一会儿。

“没错！”本想点头，但一想到还架在他脖子上的玩意，说什么这头也点不下去。

“你这该死的！”丝琪收回自己的匕首，修长的腿一扬，狠狠的就往他的腰上一踹。

他根本还搞不清楚任何情况，就发现自己被她给踢下床。

“喂！天使……”

“闭嘴！我已经说了，我不是天使。”拉着被单，丝琪将手上的匕首一甩，俐落的翻身下床，飞快的打开一旁的五斗柜最上层，拿出一把枪，用力的指着他的太阳穴。

“天使……”凯文难以置信自己竟然被一个陌生女子



拿着枪指着头，“你……”这个时候，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？

“我终于等到了你。”丝琪的眼底闪过一丝得逞的快感。

“我的天啊！”凯文心想，或许他真的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“要杀我之前总得告诉我你是谁吧？”他无奈的问。

她顿了一下，似乎在考虑些什么，最后头一扬，冷冷的说道：“季丝琪。”

季丝琪……这个名字有点陌生，但也不是那么陌生，她是他的……老婆？！这下终于可解释她激烈的反应了。

“我知道我做错了一些事，”凯文立刻露出一个求和的表情，全身赤裸的半躺在地毯上，头被人用枪指着，他强迫自己不要去多想这个可笑的情况，只专注在安抚眼前显然已经失去理智的美女身上，“但你在判我死刑前，总和给我们机会，听我解释吧！”

“你原本有很多解释的机会，但你却整整迟了一整年。”她打断他的话，他让她受了自己有生以来最大的屈



辱，这笔帐，她发誓，她一定要讨回来。

婚礼当天将她丢给众多的宾客，而他大少爷便逃婚去了。

他以为他是谁？要不是她在她两个哥哥的强迫底下，她根本不会去嫁给像他这么一个出生富贵人家，自私又自利的人。

“你冷静点，”凯文感到一个头两个大，上帝给了她好容貌、好身材，但显然忘了给她一个好脾气，“凡事总是有因有果，我……”

“你可以下地狱去解释你的因果。”

他清楚的听到她扣扳机的声音，不过随即而来的是—声尖锐的叫喊，两人很有默契的同时把目光移到声音的来源。

得救了！凯文心中暗暗的呼了口气，太清楚女仆尖锐的叫声在这个寂静的清晨里将会引来许多人。

“你别得意，不会有人救得了你！”似乎看出了凯文在想些什么，丝琪冷酷的说道。

“这是见人见智的问题，”他指了指门口，“不是有人



来了吗？”

“让开、让开！”权威的声音响，原本聚在门口，连大气都不敢吭一下的仆人立刻让出一条路。

“叔叔，好久不见！”凯文一看到来人，即懒懒的开口打着招呼。

“凯文？！”辛亚伯惊讶于出现在面前的人，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昨晚。”

“昨晚？！你为什么……”

“我最亲爱的叔叔，拜托、拜托！”凯文打断亚伯的话，用眼睛示意的瞄了瞄头上的枪，“我是很想继续跟你叙旧下去，但你不认为先救我一下会比较好一点吗？”

亚伯这才注意到房内的情形，这还得了，他连忙一个箭步的向前，“丝琪，他是凯文，你的丈夫。”

“我知道，他是辛凯文，”丝琪不在乎的说道，“所以我才要杀了他。”

对于好友的妹妹，亚伯也是惊讶的，他怎么也想不到温文儒雅的季雅各竟然会有这么一个剽悍的妹妹。



“这是不被允许的。”亚伯小心翼翼的走到丝琪的面前，“凯文可是辛家唯一的继承人，你若杀了他……”

“大不了一命抵一命！”丝琪一脸豁出去的表情，“我不在乎。”

虽然不怎么适当，但凯文看到丝琪这么洒脱的模样，不由在心中给了她激赏的一眼。

“你可以不在乎，但你总不能要我视而不见看你杀了我的侄子吧！”亚伯伸出手，要丝琪将枪交出来，“你要如何对他，我可以不管你，但我有一个要求，就是等我问完我想问他的问题之后，我就不管你要如何处置他，如何？”

“喂！亚伯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亚伯严厉的目光扫了凯文一眼，旅客个侄子永远只知道闯祸、闯祸，自己几乎已经快被他整疯了。

凯文识趣的闭上嘴，或许也可以称得上是良心发现吧！毕竟失踪了一整年，他再怎么说都算是理亏的那一方。

丝琪的目光来回的穿梭在两个男人之间，最后心不



甘情不愿的将枪交给亚伯的手上。

亚伯心中暗松了口气，对于丝琪的个性，他至今还是摸不透，她的脾气火爆，跟她绝美的容貌根本就不符合。

“你给我立刻下来。”对着凯文，亚伯的口气充满着命令，“我们需要好好谈谈。”

“我也知道我们需要好好谈谈，”危机一解除，凯文立刻又恢复了一贯的懒散，“不过我可不认为你会希望跟这样的我谈。”他的目光暗示着自己现在的赤裸。

“你——”亚伯火冒三丈的瞪着凯文，“穿好衣服下楼来。”

“是的！叔叔！”凯文装模作样的回答。

亚伯看着凯文几乎要气得发抖，他真不知道为什么要帮这个小免崽子？他气愤的一个转头。

“全部都不用工作了是吗？”看到门口显然在看热闹的仆人，亚伯口气冷淡的问。

毋需更多的暗示，聚集的人立刻作鸟兽散。



“无赖！”当房间里只剩下两人独处时，丝琪冷哼的声音响起。

凯文闻言，不很在乎的摇摇头，“做人没有必要太认真，偶尔当个无赖也不错的，天使。”

“我不是天使！”一听到他用着流气的口气叫唤她，她立刻用着想要置人于死地的目光看着他说道。

他不置可否的耸耸肩，“你不认为在这个时候，一个淑女应该回避自己的目光，让我换上较为得体的服饰吗？”

丝琪的目光挑剔的扫过凯文赤裸的身躯，“你是我的丈夫，记得吗？”她的口气盈着讽刺，“若我愿意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，我高兴怎么看你我就怎么看你，你没有权利说话。”

敢情自己娶了个时代新女性，这可是始料未及的，毕竟若他没记错，他美丽的新娘应该是来自希腊一个古



老的家族，可不应该是眼前的这么一个形象，他已经可以想见未来有她的生命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。

“好吧！你说的对。”凯文站起身，故作遗憾的表示，“我是不能阻止你些什么。”

他的不在乎，让丝琪亦发觉得自己的话不经大脑，她皱起眉头，转开自己的视线。

凯文看到她的举动，露出一个嘲讽的笑容，没想到，说到底自己的太座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。

“我换好了。”随意的穿上衬衫、牛仔裤，凯文面对丝琪开口说道。

丝琪抬起头，接触到他嘲笑的目光，她不悦的瞪着他。

“换你了。”仿佛没有看到丝琪怨恨的目光，他轻松的靠在床头柜，由下往上的看着她说道。

“什么？”她愣愣的问。

“换你了啊！”他理所当然的表示，“你总不会要包着这个碍眼的床单过一天吧！”

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

“我是你的丈夫，记得吗？”他拿着她方才的话来堵她，“若我愿意，我想怎么看你，就怎么看你，你没权利说话，不是吗？”

“你——”丝琪双手握拳，恨不得立刻刹了他，“无赖！”她火大的再一次啐道。

她用力的拉开衣柜，拿起衣物进到浴室，用力的将门给阖上，也顺便将凯文取笑的脸给抛在门外。

看到丝琪的表情，他忍不住哈哈大笑，这惠总算是出了一早就奈在心中的怨气了，不能总让她站在高处吧！

女人要疼，但也不能宠得太厉害，不然最后苦的可是自己。不过，这个季丝琪还挺可爱的，他想自己会习惯有她陪伴的日子的。

他起身，缓步下楼，一想到楼下可还有一场硬仗要打，他原本轻松的心情又莫名的沉重了起来，因为他知道，若要过这一关，除了口才之外，还得要一点运气才行。



睡眠不足，加上强烈的灯光照射，几乎使凯文的眼睛睁不开来，怎么？准备来个三堂会审吗？

他的目光一一扫过在场的三个人，淡淡的开口说道：“你们不要这么严肃的看着我好吗？我是被踢下床，你们为什么一副我对不起人家的表情？我才是受害者不是吗？”

“好一个受害者，”亚伯一个箭步向前，用力的拎起凯文的领子，把他往上提，“是你自己理亏，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，丝琪可是一时之选，无论家世或容貌，哪一点配不上你辛凯文。”

“我并没有她配不上我的意思。”凯文无辜的表示。

“没有？！”亚伯对此嗤之以鼻，“那你逃婚是为什么？难不成是因为你大少爷脑筋不正常。我真该让丝琪在你的头上留点伤口，教训、教训你，只让她踢你下床，太便宜你了。”



“我可不会认为她踢我下床算是便宜我，”凯文死命的将亚伯的手给扳开，他似乎真的想掐死自己，“她若再用点力气，她就可能成为一个寡妇了。”

“你——”凯文似乎总有能力使他的冷静失控，亚伯目光如炬的瞪着自己不受教的侄子。

他与丝琪的大哥——季雅各是英国剑桥的同学，两人情同手足，所以当他知道雅各有一个足以跟凯文匹配的妹妹，他便极力的促成了这件亲事，毕竟两家家世相当，不论在公、在私，这都是美事一桩。

而凯文——他竟然逃婚，不仅一件美事被他破坏殆尽，就连自己与雅各的友情也几乎破裂。

辛、季两家要不是为了目前合作还有商业利益，他看，他跟雅各真要老死不相往来了；想来，为了凯文，真的不值得到了极点。

“我回来了，不是吗？”凯文懒懒的坐在椅子上，他当然看出了亚伯的怒火，但他却吊儿郎当依旧。

对于自己的作为，他并不是不内疚，只不过，他并不后悔自己这一年来所过的日子。